

魂曲

王道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魂曲

王道生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是一场严重的斗争,需要无私和勇气。这部长篇小说向读者讲述的就是一个中学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发生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主人公高岩,“文革”前作为一个学校的支部书记,曾执行了“左”的路线;“文革”中他被打成反革命,弄得家破妻亡。平反后,他又走上领导岗位。他战胜自我,克服重重困难,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政策。作品不仅成功地塑造了高岩这个教育战线上中年领导者的坚强形象,还出色地塑造了几个老中青教师的动人形象,那为追求真理而奋不顾身的记者,那正直善良的女医生和带有传奇色彩的市委书记,也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说情节曲折,具有悲剧的感人力量。

责任编辑:邢菁子 王鸿谟

魂 曲
HUNQ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36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9 $\frac{1}{4}$ 插页2

1987年4月北京第1版 1987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400

书号 10019·4081

定价 3.2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天上地下	1
第二章	姑娘的心	34
第三章	记者醉酒	51
第四章	心潮澎湃	73
第五章	战略转移	97
第六章	情深意切	112
第七章	晨霞今昔	126
第八章	相逢不识	143
第九章	教务主任	161
第十章	初访荣光	177
第十一章	汇溪旧事	200
第十二章	孤儿不孤	221
第十三章	茂松生日	239
第十四章	部长夫妇	261
第十五章	“学焦裕禄!”	280
第十六章	鬼魂拿信	306
第十七章	晴天霹雳	326
第十八章	心上的人	349

第十九章	她盼春天.....	368
第二十章	铭心刻骨.....	390
第二十一章	山雨欲来.....	418
第二十二章	旧恨新仇.....	439
第二十三章	弄巧成拙.....	469
第二十四章	地下大学.....	489
第二十五章	放假之前.....	516
第二十六章	真相大白.....	537
第二十七章	起死回生.....	555
第二十八章	害己告终.....	573
第二十九章	胜似春光.....	586
后 记		612

第一章 天上地下

1

渡轮长鸣一声，象是和孤岛沧浪屿告别，然后就缓慢地离岸了。岁末的海面，寒风刺骨，飞雪弥漫，不平静的海水拍打着船帮，轮船在排浪中航行。人们大都进入船仓了，只有一个穿旧军大衣的满脸胡须的瘦男人站在甲板上，长久地望着渐渐远去、渐渐缩小的沧浪屿。

他们是一群在岛上被囚禁的“政治犯”。昨天，他们接到通知，说他们可以在今天回家了。他当时听了这消息，并没有兴高采烈，而是眉头紧皱，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被捕那天，他的妻子徐英抱着一件他穿了多年的军大衣从家里跑来追他。天空落着冷雨，凄风吹散了她的头发。她边跑边喊：“等等啊！他身体有病……”她被挡住了。持枪的人夺过大衣扔进了囚车。汽车开动了，他看见妻子失魂落魄地站在风雨中，象一根孤零零的木桩渐渐远去……当他的手插进大衣口袋时，摸到里面有一个折叠的纸片，进了牢房偷偷拿出来看，那是二十元钱……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妻子的面。只有那件大衣一直陪伴着他，在寒夜里拥

抱着他，温暖着他，使他感到就如妻子在自己身边一样。而今，他要带着它去见自己的亲人了，他百感交集，竟抱住它哽咽起来。他哭得全身抽搐，痛不欲生。过了一阵，他抬起头，把大衣仔细拍打一遍，尽量把这里的污垢拍掉，然后，穿上它登上了渡轮。

几十年少有的严寒，冰封了通往内陆的汇溪江，渡轮无法进入沿江市的市区，只能在江口附近的白鹭舫码头靠岸了。他下了船，得冒着大雪步行一大段路程才能进入市内。

漫天底下，茫茫大雪纷纷扬扬，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他身上，挂在他长长的胡子上。在白雪的映衬下，他的大衣脏透了，草绿色变成了黑灰色。风雪鼓起黑灰的大衣，象他长出了两扇翅膀，又飞又跑，仿佛是一只大鸵鸟奔跑在白茫茫的沙漠上……

进入市区以后，到处可见“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欢欢喜喜过春节”的横幅标语。商店的橱窗装点一新，五彩缤纷的气球飘上落下，悬在柜台上空；百花齐放的手帕和万紫千红的袜子展览，使人眼花缭乱看不胜看；还有高悬在厅顶的各种宫灯、彩灯，都让人感到进入了天堂仙境似的。

那一群一伙的孩子们，一窝蜂似地围着卖箭花鞭炮的柜台，争先抢购，甚至站到柜台上，东西拿到手就呼喊跑开。从外面不断传来爆竹的响声，此起彼落，连续不断，嘭嘭啪啪！……

他心事重重地在人群中走着，他去哪儿呢？去家吗？出狱前有人告诉他，那里已经被地震毁成一片废墟，人物皆

空！啊，他去找谁？去邮局给在内蒙插队的儿子龙龙拍了封电报，然后就走进一家百货商店，站在头巾柜台前张望。

“买头巾吗？同志，这花样多齐全，随你挑选！”

售货员热情地向他招徕生意。他非常认真地说：

“买，买一条最好的！”

“就来这一条，真正的上海货，纯毛的，又漂亮、又暖和……”

他付了钱，接过头巾，低头抚摸了好一会儿，默默揣进怀里。然后他就直奔长途汽车站，搭上了开往峰灵峪的最后一班车。

他坐在靠右窗的一个座位上，裹紧了大衣。汽车在陡峭的盘山雪路上爬行，蜿蜒曲回，弯弯而上，爬向那高耸入云的望江峰。人间大地渐渐沉下去了，变得模糊不清；云天雾海渐渐临近了，轻纱般浮动在眼前。一派壮丽无比的雪景，确是那万里雪飘的奇观，隔断了瞭望人间的视线。他感觉到自己仿佛驾在一块云彩上，离开了冰冻三尺的大地，飞往那色彩秀丽的迷人世界。

在云海中，他突然看见妻子徐英在向他招手！她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手拿听诊器，那神态，宛如他在医院中相识、相恋时一样端庄、秀丽……

2

“啊！高岩同志，你可醒来了！你整整睡了一个星期

呢！”高岩睁开眼睛，看见一位细身腰、弯眉毛的白衣女医生正在低头观察他。真的呀，她从头到脚都洁白如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脸上捂着白口罩，只能看见那一对水灵灵的圆眼睛在笑，笑得发光。哟，她把口罩摘下来了，是一张鸭蛋圆的脸型，鼻子高高的，象个外国姑娘，说的可是标准的北京话：

“高岩同志，你看这是什么地方？”

高岩环顾四周，墙壁都是洁白的，盖的被子、铺的褥子，连同枕头床单，还有床头柜、木椅，全是白的。上面印着“沿江市中心医院”几个红字，真够艳的。

“我住医院了？”

“是啊，你是我毕业后主治的第一个重病患者。”看来她非常愉快，甚至有几分自豪。

哦！他眨巴着眼睛，努力回忆着住院以前他在干什么？对了，他渐渐想起来了，他在汇溪中学春季运动会上跑五千米。会场四周红旗招展，几千名师生举手欢呼，扩音器的大喇叭里高声喊着：

“老师们！同学们！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我校党支部书记高岩同志，大家为他鼓掌啊！鼓掌啊！……”

他一听就知道，这个女播音员是初中部的女同学伊敏，一个聪颖机灵又肯动脑筋的小姑娘，同时又是他学习代数、几何的小老师呢。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嗓子眼有点发咸发粘，朝坐在主席台上播音的伊敏挥挥手，勇猛地开始最后冲刺。他要打破历年教职工长跑的纪录，放一颗体育“卫

星”，给全校的体育运动来个促进。

然而就在他撞线的一刹那间，胸内突然一阵灼热，喉咙口发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接着天地一黑，他失去了知觉……

“听说，你当过志愿军？”眼前的女医生说，“难道在运动场上，也需要象在战场上那样拚命吗？”

他认真地回答说：“我想是需要的。”

年轻的女医生皱了皱眉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医生，你贵姓？”

“我叫徐英。别看我年轻，你以后可要听我的。”

徐大夫温存地笑了笑，戴上口罩走出了病房。

不一会儿，门又开了。满面通红的小伊敏走进来，惊喜地叫了一声“高书记！”然后就趴在他身上哭了：

“高书记，都怪我，我不该在广播里给你鼓劲儿！其实，象你这样的人是用不着鼓劲儿的。”

“说到哪去了，伊敏，这没你的事。”

高岩把伊敏扶起来，让她坐好。

伊敏说：“这几天，我天天来看你，可是你一直不睁眼，什么也不知道，真吓死我了！”

“怕什么？我不是又活了？”高岩微笑着说，“只是这么一来，我不能和你一起上课了，功课都耽误了。”

“那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正式的学生。”

“是，是正式的，考试不及格，也要留级的。”高岩带着恳求的口气说，“伊敏，你下次来，把我的课本捎来，行吗？”

“不行，徐大夫不会同意。”

“偷偷的，背着她……”高岩神秘地努起嘴说。

“不！我亲眼看见，为了救你，她给你输了一大瓶子血？”

高岩立刻皱起了双眉，要抬起脑袋。伊敏赶紧站起身轻轻按住他。高岩不安地问：“是吗？伊敏，她为我输了血？”

伊敏认真地点点头。

高岩顿时觉得全身都有点发热！哦，他一个男人的身上，输进了一位姑娘的血。这两个人的血融合在一起，会怎样呢？他顿时觉得全身热烘烘的。

这以后，他变得很乖，非常听徐大夫的话。显然，徐大夫也格外高兴。只是有一样，高岩到底是让伊敏把课本偷偷捎来了。

不久，秘密终于暴露。徐英不经高岩允许，就把他挎包里的课本，连同藏在枕头底下，褥子底下的书全翻了出来，不客气地宣布没收。高岩苦苦哀求，想不到那徐大夫也动了感情，含着亮晶晶的泪花说：

“你懂得尊重别人的劳动吗？”

“徐大夫，你是不了解我的情况，我……”

“我基本上都了解，学校其他领导对我介绍过，伊敏也对我说过。但是在医院，你就得听我的！”

徐英把那些课本一本不留地全拿走了，连头也不回地走了。

高岩没有办法，只能死了心。唯一的希望就是按时服药，安心休养，争取早日出院。这样一来，他的病情果然有较快的好转。一天，他要求徐英批准他出院。

徐英说：“你今天出院，后天就得回来，内伤太重，需要好好疗养一段时间。你们学校和上级领导都有话交待给医院，一定要你巩固一段时间再出院。”

“我，我……”

徐英一笑，转身走了，不大工夫，她把他的那些书本都拿了来，笑问：

“我给你当辅导老师，帮你补习，瞧得起我吗？”

这太突然，也太意外了。高岩不假思索地赶紧回答：“瞧得起！瞧得起！”接着他意识到这样说太不象话了，马上改口说：“咳咳！哪里谈得上呢，你是大学毕业，大学生嘛！”

“你呢，更不简单！”徐英低眉说道，“你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嘛。”

四只手都抱住了一摞子书，四只眼睛对视了良久……

他的病好得更快，一个多月以后，可以走出病房，到医院住院部的后花园去散步了。徐英就住在院内的单身宿舍里，一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出这个大院，下班以后的业余时间，她都用来帮助高岩学习。她发现这个人不仅意志坚强，而且聪明透顶，思路清晰。还有，他十分听话，是个惹人喜欢的学生。

有天晚上，月亮圆圆的，悬在碧蓝的空中，月光透过斑

驳的松枝照在地面上。徐英陪伴着高岩在树下散步。

“这些天感觉怎么样？”

“很好，很愉快！”

“喜欢听手风琴吗？”

“不光喜欢听，还喜欢拉呢。”

“你也会拉手风琴？”

“拉得不算好，解放战争时，我在部队文工团干过。”

一缕月光通过树叶的空隙射在徐英脸上，她喜得眉开眼笑，格外动人。她看了一会高岩，一扭身跑了。不一会儿，她挎着一架紫红色的手风琴跑了来，跑到高岩近前就往下摘：“同志，拉一段，让我听听。”

高岩伸开两臂，套进手风琴的背带，左手拉开风箱，右手在键盘上试了试音，就拉起了影片《上甘岭》中的插曲《我的祖国》。旋律一起，画面即出：美丽的鸭绿江银波闪闪，绿茵茵的稻谷长满两岸，中间的河面上有撒网的渔船，鼓起的白帆……徐英曾经看过两遍《上甘岭》，高岩这悠扬抒情的琴声，拨动了她的心弦，唤起她的联想，当第二遍曲子开始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地轻声唱了起来：

……

姑娘好象花儿一样，

小伙儿心胸多宽广，

为了开辟新天地，

唤醒了沉睡的高山，

让那河流改变了模样。

这是美丽的祖国，
是我生长的地方，
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到处都有明媚的春光。

.....

徐英越唱越入情。她先是低着头轻轻地唱，后来才渐渐抬起脸唱，最后她深情地望着高岩的眼睛唱。她看见高岩那雄赳赳的样子，一颗心咚咚咚地跳了起来，竟跳得唱不了啦。

高岩也停下手，他也拉不下去了。

静默了一会儿，高岩叫了声：“徐大夫！”

“快要不是你的大夫了！”

“我要出院了？！”

徐英没有说话，默默地点点头。

“徐大夫，你救了我一条命，我永远忘不了你！我……”
高岩再也说不下去。

“我也永远忘不了你！”徐英轻轻地说，她的眼睛失去了往常给患者看病时的锋芒，瞅着毛茸茸的绿草地，“我从别人那里，了解到你许多事情。”

“我，小时候没上过学，文化水平很低，脑袋又很笨……”高岩只顾说自己的缺点。

徐英噗的一声笑了，抬起头大声说：“我专会治疗你的脑子笨……”说完就跑掉了。

出院的时刻终于来临了，徐英含情脉脉地为他送行。美丽的沿江路绿树成行，高大而茂密的林荫把柏油路搭成天然走廊。路北是临街建筑，机关商店；南面是碧蓝如染，平行而去的汇溪江，路边有一道半人多高的石堤。徐英和高岩走在林荫长廊里，从内心深处萌生出来的炽烈的感情，使他们难分难舍了。走到那棵古老的梧桐树下，高岩站住脚说：

“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

“看你，倒跟我诌起文词来了！”

徐英扶着树干，眼神发起了呆：“我担心，你回去以后还会累病的。”

“我这回不怕生病了。”

“怎么办呢？”

“有你呀！”

“我？”徐英壮起胆子说，“我能守你一辈子？”

高岩也产生了少有的勇气，抓住徐英的手，抓得紧紧的：“怎么不能？只要你愿意……”

徐英全身一阵烘热，脸颊充血，心啊是慌、是甜、是痒，反正说不清。

“走吧！每个星期我都去看你。”

“谢谢！谢谢！”

“别傻！”

她扑在他肩上，全身都有些颤。是幸福，是兴奋，是愉

快，从来没尝到过这种滋味。他也是一样，搂着她，恨不得两个人立刻能溶化成一体。

“怪着呢！不知是因为给你输了我的血，还是因为你是我主治好的第一个病人，还是因为你有许多地方值得我钦佩，就是觉得，这一辈子再也不能离开你……”

3

汽车爬过了高高的望江峰，沿着玉带似的弯弯曲曲的公路向下滑行。云天雾海渐渐飘过头顶，上去了，徐英也消失了！由于暮霭已经降临，人间大地的景物变成白蒙蒙的一片模糊的影子，只有公路附近的树木还较为清楚，厚雪压弯了它们的枝条……

高岩揉了揉湿润的眼睛，更紧地裹了裹大衣。他焦急地盼望着汽车快点到达峰灵峪。他的可怜的小女儿苗苗在哪里呀。

峰灵峪离沿江市虽然只有六十华里，但那绕来绕去盘山过岭的山路，却使它和外界拉远了距离。这地方中间有一大片水塘，肥头大肚中间细，所以起名葫芦塘。葫芦塘两岸居住着几百户人家。塘南是前峪，塘北是后峪，中间由一条大白石桥相连接。

天黑的时候，大雪停了。家家户户门口都已张灯结彩，照着门框上的红对联。有的户还贴出了门神，小男孩们放炮，小女孩们捂着耳朵躲得远远的，眼睛可盯着那嗤嗤冒烟

的引火，直到“砰”的一声爆炸了，她们才放开耳朵，和男孩子们一起欢呼跳跃。

峰灵峪卫生院的大夫张晓月正在家里精心地打扮苗苗。

她是徐英的好朋友，她们是中学、大学的同学，毕业分配时，两人又一块来到沿江市中心医院工作，去年她被下放到这所卫生院来。她比徐英矮两公分，还象上学时候一样，留着短短的“卓娅头”。四方脸盘，脸色白皙，黑白分明的眼睛显得很沉静，一张嘴总是闭得紧紧的。一看就知道是个不爱讲话的人。倘若讲起话来，细心人会听出她还带着比较明显的四川口音。

她借别人家的缝纫机，给苗苗扎了一件花罩褂和一条小红格的罩裤，笑咪咪地帮苗苗穿戴好，又仔细给她梳发髻。扎好了，又重新拉拉新衣裤的衣角，裤腿，展展领子，把苗苗拉到挂在墙上的方镜前，扶着小姑娘的肩膀笑微微地问：

“你看，漂亮不漂亮？”

苗苗睁着一双黑葡萄似的圆眼睛，看完了新衣服，嘴角微微露出一丝笑意，但她没有拍手，更没有跳高儿。

张晓月蹲在她面前，问她：“过这个年，你又长一岁了，就要上二年级了，高兴不高兴？”

镜子里的苗苗只是睁着乌黑的眼睛默默地看着她，脸上并没有多少喜悦的光彩。晓月又赶紧找来一条红绸子，说：“你看，这还是你参加庆祝游行时扎过的，来，再扎上